

云影里的故乡

□徐静

预报里的雨终究没来，倒把天空洗成了透亮的蓝。河湾里的蚊子还在不知疲倦地“嗡嗡”哼着唱大戏，腿上已经起了三两个红疙瘩，可这点痒意，早被风里飘来的玉米穗子香冲淡了。蹲在青石板上看水，河底的卵石被水流冲刷得发亮，像小时候攥在手里舍不得丢的玻璃弹珠。

孩子们在浅滩处追逐，赤脚踩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婶婶家的小孙女举着根狗尾巴草，踮着脚够柳树枝上的蝉蜕，辫梢扎的野雏菊花跟着一颤一颤，惊飞了停在芦苇上的蜻蜓。这场景和二十年前没什么两样，只是当年那个举着狗尾巴草的孩子，如今站在了河对岸。

天上的云开始变得热闹。先是一团蓬松的白，像外婆蒸馒头时发得正好的面团，慢悠悠飘到河面上空，忽然就舒展开来，成了一匹撒欢的白马。刚想指给孩子们看，马尾巴却渐渐淡了，化作几缕轻烟，被风推着往远山去。山是黛青色的，轮廓在天光里透着层朦胧的薄纱，像是谁用毛笔蘸了淡墨，轻轻扫了几笔。记忆里总觉得山很高，要走大半天才能到山脚，此刻隔着水望去，倒像是搁在天边的一块翡翠，近得仿佛伸手就能摸到。

风里带着水汽的凉，拂过脸颊时，想起母亲往我裤兜里塞的薄荷膏。她说乡下蚊子毒，这是用院子里的薄荷叶熬的，比商店里买的管用。此刻摸了摸口袋，那小瓷瓶还在，打开来闻，清苦的香气混着河风里的潮气，竟和头顶的云一样，让人心里发暖。

云又换了模样。东边飘来朵灰蓝色的，边缘镶着圈金边，像奶奶纳鞋底时用的顶针。它走得慢，似乎也在留恋这河湾的景致，在山尖上停了好一会儿，才慢悠悠化开，变成漫天细碎的棉絮。有片小云掉队了，孤零零悬在树梢，像被遗忘的风筝。

从夏的余韵里
轻轻挣脱
抖落一身暑气
开始编织
又一个鲜活的季节

被秋雨吻过的天空
澄澈得让人心颤
一行雁阵
几朵云絮
随意散落在
湛蓝的幕布上

风拎着颜料桶跑过田野
稻穗就黄了
橘子就红了
高粱穗子低垂着头
数着自己酒窝里的阳光

最是那场细雨过后
每棵果树都捧出自己的珍藏
每株稻穗都散发着心中的酝酿
连晒谷场上的竹筛
都盛满碎金子般的阳光

小时候总爱躺在晒谷场的草垛上看云。二伯说云是老天爷的羊群，赶羊的是住在山里的神仙。那时总信以为真，盯着云团跑啊跑，幻想能看见神仙的衣角。后来去城里读书，高楼大厦的缝隙里也见过云，可总觉得不如故乡的鲜活。城里的云飘得急，跟被日子推着往前赶的人一样，没空停下脚来好好欣赏眼前的风景。

河面上起了层薄雾，把孩子们的影子晕成了模糊的光斑。有个小男孩举着网兜，正专心致志捞水里的云影，网沿刚碰到水面，那片云就碎了，急得他直跺脚。旁边的小姑娘笑得前仰后合，辫子里的野菊花掉出来，落在水面上，跟着云影一起漂向远处。

暮色渐渐漫上来，云被染成了橘红色。远山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像浸在浓茶里的水墨画。孩子们被大人喊着回家，临走时还恋恋不舍地回头，看最

后一缕云影没入山坳。河湾里的水静了下来，倒映着漫天霞光，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水。

蚊子还在耳边“嗡嗡”叫，可腿上的痒早忘了。摸出母亲给的薄荷膏，往红疙瘩上抹了点，清凉的感觉顺着皮肤往心里钻。原来故乡的云真的会治病，那些在异乡受的累、藏的委屈，都被它轻轻托着，在风里慢慢化了。

预报里的雨终究没有来，可天上的云，早把故乡的温柔织成了最合身的衣裳。站在河湾里看着最后一片云被夜色吞没，才懂游子走得再远，总有朵云在故乡等着。

记忆里的歌声再次飘来：“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等你回头时，故乡的云就化作风，化作水，化作母亲呼唤你回家吃饭的声音，悠悠地飘在记忆的天空。

作品欣赏



亭亭玉立

□汤青 摄影

初秋

(外一首)

□魏益君

秋的私语

风里裹着果实的甜
阳光变得温柔绵长
秋天就这样
迈着轻盈的步子来了

她的裙摆掠过田野
稻穗便弯成金色的波浪
她的指尖触碰果园
枝头就挂满红彤彤的灯笼

我站在细雨中
看秋雨为万物上釉
一滴染黄银杏

一滴点红枫叶
落在桂花上
就酿成了醉人的芬芳

山间的枫叶红了
像一封封烫金的情书
西风是个浪漫的画家
把整片山林

都描成热烈的晚霞

野菊开得正好
在田埂边，在篱笆下
每一朵都举着小太阳
要把渐凉的天气

暖成诗行

我拾起一片落叶
夹进泛黄的书页
多年后某个午后
它会轻轻告诉我

那年秋天
阳光有多温柔
思念有多绵长



捡蘑菇

夏日新晴后
露繁苔绿浓
林间杂草下
菇伞掩香容



黄瓜香

碧衣三寸长
带刺顶花黄
蘸酱来一口
慰藉劳作忙



荷珠圆

急雨池塘过
遗珠绿玉托
玲珑清澈透
圆滚躲捕捉



暑伏天

暑热何烦避
深居度日长
抚琴听雨韵
坐望稚鹰扬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本版邮箱
zhoumowenyan@126.com